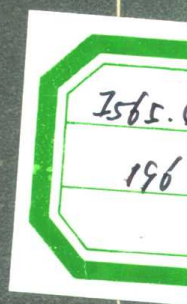


維爾高爾著

海的沉默

作家出版社



海 的 沉 默

法國 維爾高爾著

趙 少 侯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

字數 26000

海 的 沉 默

著 者 維 爾 高 爾

譯 者 趙 少 侯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橫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20500

(內精裝 500 本)

定價 2.100 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作 者 像

譯者前記

本書作者維爾高爾（真名是羅瑞·德維涅）現任法國全國作家協會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和阿拉貢、艾呂雅一道參加法國的抗德地下工作。當時他是巴黎地下出版機構子夜出版社的負責人之一。戰後，美帝國主義愈加兇惡地奴役西歐，使法國幾乎淪為半殖民地，維爾高爾又積極參加了法國共產黨號召的爭取民族自由的偉大運動。在每一個運動中，例如營救馬丁、營救杜克洛以及最近被釋放的賴阿普、斯梯等人的運動中，他都會不斷地著文揭破法國反動政府的陰謀，指出反動派追隨美國主子的醜行。他經常在人道報和法蘭西文學週刊發表這類有力的戰鬥文章。一九四八年世界文化工作者國際聯絡委員會及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等建議召開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他是七十五位簽名發起人之一。維爾高爾不僅為法國爭取民族獨立自由而鬥爭，同時也是保衛世界和平的戰士。

海的沉默是作者於一九四一年寫成的。當時法國正處在納粹恐怖統治下，書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印刷和發行的。作者通過一個簡單的故事，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要在

精神上與物質上徹底毀滅法國國家與人民的毒辣意圖，並且告訴讀者，帝國主義的教育雖然能够造出一批毒如蛇蠍、狠如豺狼的瘋狂分子，但決不能征服不屈的人民。因此，這本書一出版，立刻廣泛地在羣衆手中流傳，對於當時人民的抗德運動，增添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一九五三年九月

紀念殉難詩人
聖·保爾·盧

他未來到以前，已狠狠地鬧了一大套軍人的排場。最初是走來兩個兵，兩個都是深棕色的頭髮，一個渾身鬆懈，帶着一副懶散的神氣，並且很瘦，那一個却是寬肩闊背，長着兩隻鰲石工人的手。他們望了望我的房子沒有進來。過了一會兒又到了一個下級軍官。那個懶散的兵陪着他。他們跟我說了話，他們說的法國話只有他們自己把它當作法國話。我一句也沒懂。但我把空着的幾個房間指給他們看了。他們好像很滿意。

第二天早晨，一輛灰色巨型軍用魚雷式汽車開進了花園。開車的和一個年輕、瘦弱、棕頭髮、面帶微笑的兵，從車上抬下兩個箱子和一個灰色帆布裹着的大包袱。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抬上樓，放在最大的屋子裏。魚雷式汽車開走了。幾個鐘頭以後我又聽見一羣馬奔馳的聲音。出現了三個騎兵。其中的一個下了馬，去察看那所石築的古老樓房。等他回來，他們連人帶馬都走進了那所我平常當工場的倉房。事後我才發覺他們把我車床上的彎鐵鉤釘進兩塊石頭之間的一個洞裏，在鉤上拴了一根繩，爲的是在繩上拴馬。

有兩天的工夫任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再看不見一個人了。那幾個騎兵大清早就帶了馬出去，晚上才牽回來，他們就睡在自己鋪了乾草的那個攔樓上。

後來到了第三天的早晨，那輛大的魚雷式汽車又回來了。那個面帶微笑的少年扛起一個寬大的軍用皮箱，送到臥室裏。然後又拿了他自己的背包，放到隔壁的臥室裏。他走下樓來，說着一口正確的法國話跟我姪女要床單。

*

*

*

這一次有人敲門的時候是我的姪女親自去開的門。那時她跟每晚一樣剛給我預備好咖啡（我喝了咖啡才能睡覺）。我坐在屋子的盡頭，幾乎是在暗處。屋門是向花園開的，一脚跨出便是花園。圍着房子有一條紅方磚鋪的走道，下雨的時候走着方便。我們先聽見有人走路，鞋後跟碰方磚的聲音。我的姪女望了望我，放下她的咖啡杯子。我照舊捧着我的杯子。

天已經黑下來了，不太冷：那年十一月天氣並不冷。我看見了那個又高又大的人影，帶着平頂便帽，肩上跟披斗篷似地披着雨衣。

我的姪女已把門打開，她一聲也不響。她把門大開，一直推得貼了牆，自己就挨牆站着，任什麼也不看。我呢，喝我的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那軍官就站在門口，他說：『對不起。』他微微點了點頭。他好像在估量這種沉默的分量。然後他進來了。

斗篷已滑到臂上，他行了個軍禮，摘下帽子。他轉過身對了我的姪女，上身稍微向前彎了彎，似笑不笑地笑了一下。隨後他面對着我，向我行了一個比較嚴肅的禮。他說：『我叫威納·封·埃勃倫納克。』我登時心裏這樣想：『這個姓名不是德國人的姓名。是耶穌教逃亡者的後代嗎？』他又說了：『我很抱歉。』

末一句話是慢吞吞地說的，馬上消失在沉默中。我的姪女已經關上了門，仍舊倚牆站着，眼睛筆直朝前看着。我一直沒有站起來。這時我慢吞吞地把咖啡杯放到風琴上，交叉着兩手等着。

軍官又說了：『當然這是必須如此的。如果可能避免這樣做的話，我一定是避免了的。我想我的勤務兵會盡一切力量來保持你們安靜的。』他那時是站在屋子的中央。他身量十分高，但很瘦削。如果他舉起胳膊是可以摸着屋椽的。

他的頭稍稍有點向前探着，他的脖子好像不是長在兩肩中間，而是長在胸口上。他的背並不駝，但這樣一來就好像是駝的了。他的細腰和窄肩特別引人注目。面孔還漂亮。面上帶着男子的雄姿，沿着兩腮有兩個深的凹坑。看不見他的眼，被眼眶的黑影遮

住了。望過去像是清澄的。頭髮是棕色的而且柔軟，往後攏着，在掛燈的光下跟絲綢似地發着光。

沉默仍在延長着。跟早霧似地越來越濃厚。既濃厚又凝固。我姪女是一動也不動，我也一動不動，這樣更加重了沉默的分量，使它變得跟鉛一般重。軍官本人沒有了主意也呆在那裏，一直呆到我看見他唇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他的微笑是嚴肅的，沒有絲毫譏諷的意味。他用手輕輕比劃了一下，我也沒弄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他的眼光終於落在我姪女身上，她還是僵直地挺然站着，我這才能够仔細看看他那個健壯的側影，和鼻梁高聳的薄片兒鼻子。我看見了半掩的嘴唇縫裏有一個金牙在發光。最後他轉移了眼光，改看壁爐裏的火，並且說：『對那些愛自己祖國的人，我是十分尊敬的。』說完他突然抬起頭，睜眼瞪着窗櫺上彫刻着的天使像。『我現在本可以上樓到我的臥室去了，』他說，『但是不知道從哪兒過去。』我的姪女打開通小樓梯的門，一眼也不看軍官，彷彿當時只有她一個人似地走上了樓梯。軍官在後面跟着。我這才看出他有一條腿是僵直彎不轉的。

我聽見他們穿過衣帽間，聽見德國人在過道裏的脚步聲，一聲重一聲輕地響着，一個門開了，隨着又關上。我的姪女回來了。她重新拿起杯子，繼續喝咖啡。我點上我的

煙斗。我們一聲不響地待了幾分鐘。我說：『謝天謝地，這個人的樣子還不錯。』我的姪女聳了聳肩。她把我的絲絨上衣鋪在膝上，把剛才已開始往上面縫的那塊小得看不見的補綻縫完。

*

*

*

第二天早晨我們正吃早點的時候，軍官走下樓，來到廚房。另有一個樓梯是通廚房的，我不知道是這德國人聽見我們的響動了呢，還是不經意地偶然順這個樓梯走了下來。他在門口站住了，然後說：『我很好地過了一夜。我希望你們過的一樣好。』他微笑着望了望我們這間寬大的屋子。因為我們沒有很多的木柴，煤是更少，所以我把廚房重新油飾了一下，我們搬進了幾樣傢具，和一些舊的銅器皿和碟盤，爲的是把我們冬天的生活限制在這間房裏。他細細地看這些東西，我們看見了他的雪白的一排牙尖閃閃發着亮。我看見了他的眼睛跟我想像的不一樣，不是藍的而是金黃色的。隨後，他就穿過了廚房，打開通花園的門。他向前邁了兩步，回過頭來望望我們的長而矮的房子，爬滿了葡萄藤，蓋着褐色舊瓦的房子，他暢快地微笑了一下。

『你們的年老市長對我說我可以住那個古堡，』他說，一面翻手一指，指着從葉子落盡的樹間可以窺見的巍然矗立在小崗上面的那所大樓，『我回頭必須誇獎我的部下，

幸虧他們弄錯了。這兒是一座比那邊更美麗十倍的古堡。』

然後他回身關了門，隔着玻璃向我們行了禮，走了。

晚上他就在頭天晚上那個時候回來了。我們正喝咖啡。他敲了門，但不再等候我姪女去替他開門。他自己就開了進來。『我很怕這樣會驚動你們。』他說，『你們要是願意的話，我可以從廚房走，那樣你們就可以把這門鎖上了。』他穿過了屋子，手攔住門的扶手停了一會，向我這間吸煙室角落落望了一望。最後他上身微微向前欠了欠，說：『我祝你們晚安。』隨着就出去了。

從此我們總也不鎖這扇門了。偏不這樣做的理由是否很明顯，是否很單純，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我跟我姪女在彼此不言不語中作了一個決定，就是絲毫不改變我們的生計，哪怕是一點點小節：就彷彿根本沒有那個軍官，就彷彿他是一個魔影。不過在我心裏很可能另有一種情感夾雜在這個意志裏面，那就是我不能冒犯一個人而自己不感到苦痛，哪怕他是我的仇人。

在長時期內——總有一個多月——每天都重演着這一場。軍官敲門，進來了。他說幾句話，或是關乎天氣，或是關乎氣溫，或是其他別的無關緊要的事情；這些話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並不需要回答。他總要在那扇小門前停留一下，向四周望一望。一絲極

微笑表示出他彷彿對這種察看很有興趣——每天都這樣察看，都這樣感覺興趣。他的眼光總要在我姪女彎着腰的側影上留戀片刻，而她總是十分嚴肅，聲色不動；等到他眼光轉過來的時候，我總可以在他的眼神裏看出一種微笑着的讚許。隨後便彎一彎腰說：『我祝你們晚安。』說完就出去了。

有一天晚上事情突然改變了。外面下着夾了雨的小雪，這種雪特別冷，特別濕衣裳。我正在壁爐洞裏燃燒我專爲這種日子預備下的粗木柴。不由自主地我想起在外面的軍官，想像他回來時候滿身雪花的情形。但是他沒有來。他回來的時候是早過了，我不能不承認在爲他担心，我恨我自己。我的姪女專心一志在慢慢地織毛線活。

最後腳步聲響起來了。不過却是從房子裏面發出來的。聽了那一高一低的聲音，我認出是軍官的腳步聲。我才明白他是從另外那個門進來的，他現在是從他的臥室出來。毫無疑問他不願意穿着一身淋濕了沒有威風的軍裝在我們面前出現；他先換了衣服。

腳步聲——一輕一重——順着樓梯下來了。門打開了，軍官出現了。他穿了便服。褲子是灰色厚法蘭絨的，上衣是鐵青色底子，閃光褐色格子蘇格蘭呢的。上衣肥大寬敞，隨隨便便地穿着，非常漂亮。上衣裏面是一件生羊毛製的衛生意，緊緊包着瘦削的鼓着肌肉的上半個身子。

『請原諒我，』他說，『我有點冷。我的衣服淋得很濕，我的臥室裏很冷。我在你這裏烤幾分鐘火吧。』

他很費力地在火爐前面蹲下來，伸開兩手，翻來覆去地烤着。口裏說着：『好！……好！……』隨着他又轉過身，背向了火，還是蹲着，兩臂抱着一條腿。

『在這地方，這實在不算什麼，』他說，『冬天在法國可以算是一個溫和的季節。在我的老家可就厲害多了。實在是厲害。樹木是黃松，樹林很密，那邊的雪也下得大。此地的樹都很細小。雪落在上面，跟鋪了花邊一樣。在我的老家，大家心裏想着的是一頭短粗強壯的水牛，必須有牠那種力量才能活下去。此地呢，是精神，是飄渺的帶詩意的思想。』

他的嗓音有點甕聲甕氣，很少有清脆的時候。腔調沒有什麼高低，只有碰到幾個濁子音的時候才說得重一點。整個說起來頗像一陣唱歌似的嗡嗡聲。

他站起來了。他把胳膊肘靠在壁爐台上，拿手背支着前額。他長得那樣高，因此他還得彎着點腰。我呢，連我的頭頂也碰不着那個爐台。

他這樣一動也不動地待了好久，也不動也不說話。我的姪女跟機器那麼快織着毛線。她的眼睛從不看他，一次也沒有看過。我呢，半躺在我的軟綿綿的大靠背椅裏抽

煙。我滿以爲我們這種沉默的悶人氣氛不會被攪擾了，滿以爲這個人就要向我們道晚安走了。

可是跟唱歌似的低濁的嗡嗡聲又響起來了，我們與其說這個聲音打破了沉默，不如說它是從這沉默中產生出來的。

『我一直愛着法國，』那軍官說，說的時候還是一動也不動，『一直是愛着的。上次戰爭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那時候我的想法，現在不必提它了。但是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愛着法國。不過是遠遠地愛着。跟那「遠方的公主」一樣。』他停了一會，然後鄭重地說：『那是因爲我父親的緣故。』

他轉過身來，兩隻手插在上衣的口袋裏，全身倚着爐子的磚壁。他的頭幾乎碰到爐頂的曲尺形的橫楣。他不時地在上面慢吞吞地蹭他的後腦杓，跟梅花鹿蹭牠的角那樣。其實一張靠背椅就在他身邊，給他預備着。但他並不坐下。一直到最後一天，他也從沒在那椅上坐過。我們也沒有請他坐下過，而他呢，也沒有，從來沒有做出一點點可以叫人看成廝熟脫俗的舉動。

他又重複說了一遍：

『那是因爲我父親的緣故。』接着就說：『他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那一次我們的

敗潰使他非常苦痛。然而他是愛法國的。他愛白里安，他相信魏瑪共和國，他相信白里安。他抱了很大的希望。他常說：「他會把我們跟夫婦似地聯合起來的。」他認為太陽終於要普照歐洲了。……」

他說着話一面還看着我的姪女。他那種看法不像是一個男子在看一個女子，倒像是一個男子在看一座塑像。說實話也真是一座塑像。固然是一座有生命的塑像，但是一座塑像。

『……不過白里安是失敗了。我父親看出法國還是由你們的那些殘暴的大資產階級來領導，——像德·文戴、亨利·包爾多以及你們的年老大元帥。那些人來領導。他對我說：「你在沒有能够穿着軍靴戴了鋼盔走進法國以前，千萬不要到那兒去。」我

● 一九三六年前歷任法國總理及外交總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施展狡猾的手腕，企圖達到與德
國妥協的目的。——譯者註。

● 從一九一八年德皇退位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期間的德國資產階級政府。——譯者註。

● 兩個反動作家，把法國人民的災難當作是恢復王朝專制、恢復宗教統治的好機會。因此是貝當的崇
拜者。——譯者註。

● 指賣國賊貝當。——譯者註。